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THE OBSERVER

儲安平主編

第五卷第十二期

專論
杜魯門勝利的分析　楊慶堃
評最近官方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　施復亮
倫敦通信
原子能與世界大局　陳志讓
外論選譯
法國的磨難和危機　Thomas Cadett
觀察通信
物價・豪門・大局　觀察特約記者
五十天來軍事局勢的總檢討　觀察讀者投寄

杜魯門勝利的分析

楊慶堃

美國大選前夕，一切來自美國的新聞報導，大都含着十分濃厚的「杜威必勝」的空氣。中國新聞界旣以美國的報導作爲新聞的來源，自然祇能跟着美國的新聞傳播「杜威必勝」的報導。再加上許多官方的報紙，渴望杜威當選，希冀美國增强援華，因而特別標榜杜威勝利的兆徵，大大的加厚了此次大選中杜威必勝的氛圍。身居中國而與美國政界沒有密切和新近接觸的人，無論是看美國直接寄來的書報，或是看中國的二手新聞，祇能墮入五里霧中，對於美國選舉前途斷難有合乎實際的預測。結果，選舉一經揭曉，杜魯門居然操了勝算，大衆無不驚訝不置；至於希冀杜威當選從而增加美援的人士，更是大感失望。

一　美國言論機關失却了獨立性

這次美國大選給我們最重要的教訓，是我們應當深切覺悟到美國新聞事業對政治問題已失其獨立性。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很難從美國的報章雜誌和無線電網，採取正確的消息；關涉到黨派利害的問題，尤其如此。這一點，不獨是我們中國人這樣，就是駐華的美國友人，縱然是數月前新從美國到來，如果和政治內幕人物沒有最近接觸，對於杜魯門之當選，也是一樣的驚詫不可名狀。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美國的消息和言論，已受了政治的壓制，而失去了自由。到現在爲止，美國的言論自由，還是美國制度中的一個優點。無論什麼黨派和信仰的人，儘管寫文章，發表言論，絕不怕因爲冒犯了什麼人或什麼黨，而致喪失身體自由，或遭逢任何迫害。但要行使這自由，却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和報章雜誌或廣播電台肯登載或傳播你的意見。換句說，你在政治和法律上可以有言論的自由權，但此外你還需要有行使這種自由權的工具。

在美國行使言論自由的主要工具，一是通訊社、報紙和雜誌，一是無線電。這半世紀，尤其是最近十多二十年來，美國事業組織規模日益宏大，小規模的地方性的獨立事業，日被排壓，出路日窄。大規模的通訊社報紙、雜誌和無線電網，因而日益控制美國的輿論事業。規模細小的獨立報章雜誌，很難立足，地方上的小無線電台在美國雖是多如牛毛，但它們大半要從大規模的電網買節目，才能爭取聽衆，因而也受大電網的控制。試向美國的通常人家兜個圈子，在他們的桌上所見的雜誌，總是生活畫報，Time Magazine, New week 一類的大雜誌，銷路幾百萬份，資本千數百萬美元；他們沙發椅上散置着的報紙，多是和大規模新聞公司有統屬關係的報章；他們的收音機傳出來的言論演講節目，多是有全國性的大電網轉駁過來的節目。

操縱了這些大規模的言論事業的主人，不是中下階級的小市民，而是大資本集團。他們自然要利用這力量宏大的言論工具，爲自身階級利益去鬥爭，去辯護。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言論和消息，他們自然去登載張揚，不合或違反他們利益的，就被擯棄不錄。在美國的近代新聞史中，這一類的例子寫起來，眞是盈篇累牘。這不是說美國資本輿論心含惡意，這是階級制度下人類社會行爲的自然傾向。叫美國共產黨主辦的紐約工人日報去毫無偏袒地登載爲資本階級辯護的文章，也是同樣的行不通。

在這次選舉裏，無論杜魯門的路線變到怎樣，他到底是羅斯福新政的名義上的繼承人。至少在口頭上，他反對大資本階級的利益。杜威呢？他總是共和黨保守主義的代言人，共和黨這次壓倒司徒衆等比較自由派，抬出杜威，以至該黨發表的競選政綱，都是大資本集團自己的手筆。這次美國事前傳來的選舉消息充滿「杜威必勝」，可說是自然的道理。而這類消息之不能眞實地報道美國大選前的輿情，不能代表美國人心背向的眞象，也是同樣的自然。資本集團主持下的大規模新聞事業機關，決不會替自身的政敵賣賬。

舉例來說，直至大選前的瞬息，美國的美聯和合衆兩大社所發消息，還是極力張揚杜威的希望，以助長共和黨的威勢。向來態度比較獨立的 Time Magazine 自選舉運動展開以來，就放棄中立的立場，張揚杜威，壓抑關於杜魯門有利的消息。大選前兩星期，該雜誌在上海印發的太平洋國際版，稍爲提到杜魯門受日益龐大的羣衆政治集會所歡迎，然而以極不顯著的地位登載，叫讀者不去留意，並且極力譏諷這些羣衆的政治力量，叫讀者縱使看到了，也覺得不重要。其實，選舉前夕，歡迎杜魯門的羣衆集會人數大增的傾向，是關係選舉大勢極重要的政治消息，但

不見擁有四五百萬定戶的該雜誌或任何其他大規模新聞機關，給我們任何翔實的報道。這不過是無數例子中的一個。我還記得上次羅斯福第四回出馬競選的時候，全美國的報紙和無線電網也同樣地奚落羅氏，而力言共和黨必勝，叫讀報紙和收聽廣播的人，都覺得羅氏必敗。但結果又給羅氏爭到勝利。杜魯門這次之打破言論界預言而獲勝，不過是再度說明美國言論機關已失却其獨立性而已。

二　勞工在大選中的地位

無論我們預知與否，杜魯門是勝利了。這勝利的背後，自然隱伏着許多因素，而美國勞工的投票擁護，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這勞工擁戴的因素，因爲事前沒有大規模的言論機關去替它紀載和宣揚，所以很不受一般人士的注意。其實，將來選舉的詳細統計和估計一經發表，在擁護杜魯門的票數中，勞工的成分一定很重要。擁有會員六百五十萬的產業工人聯合會早就決定一致擁護杜魯門，連華萊士的進步黨也被捨棄了，以免分散民主黨的票數。擁有會員七百萬的美國勞工協會雖然因爲內部分子複雜，並未鮮明堅決地表示擁護那一黨，或促勸會員一定要投那一方的票，但該協會屬下的個別工會還是多數趨向杜魯門的。例外地反對杜魯門的重要勞工領袖，祇有工聯路易士(John L. Lewis)等少數人。路易士領導下的礦工聯合會，有會員六十萬衆，這回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路易士以雷霆的聲勢向會衆咆哮，說杜魯門是個專門欺騙工人的壞蛋，凡是礦工聯合會的會員都不應投他的票子。但是，上回羅斯福競選第四任總統時，路易士也同樣地咆哮過，威迫該會工人不要投羅斯福的票，但上次大選之後，查出礦工聯合會的工人投羅斯福的票的，佔了過半數以上。這次路易士打倒杜魯門口號的收效，想來也不過如是。

美國目前有職業的人數，約計有五千五百萬，其中祇約六百萬是農業的人員，其餘的四千九百萬人中，約有四千萬是各種和各級的工人(據本年美國人口調查局估計數字)。這四千萬左右的工人當中，隸屬工會組織的共約一千六百萬(美國勞工局本年估計數字)。換言之，工人當中約有百分之四十是有了工會的組織。工人的人數衆多，工會組織又大半擁戴杜魯門和民主黨，是則杜魯門的勝利，和民主黨之再度操縱了參衆兩院的多數議席，應當不是十分詫異的奇蹟；奇蹟是在美國言論機關對這情勢沒有眞切的報道。

工人們爲什麼要擁護杜魯門和民主黨？這問題不易澈底的回答。就目前的事實說，杜魯門批駁 Taft-Hartley Act，把創立這壓迫勞工的法令的責任，推到共和黨操縱下的議會身上，至少表面看來，這似乎是勞工投票時的一個抉擇原因。然而許多重要的勞工領袖都看得出杜魯門之批駁此案，主要的動機還對工人裝腔作勢，爭取工人選票，因爲杜氏明知在共和黨控制下的議會，總統的批駁不會生效，他又大可以持此向擁護民主黨的資本家作交代。這可謂善於逢迎兩面。

然而，在名義和傳統上，杜魯門總是民主黨新政的繼承人。他今日的政治經濟立場，雖不能和當日的羅斯福相提並論，然而羅氏留下來的幾項重要政策，如包括黑白平等的民權法案，救濟失業人民和養老的社會安全法案，和不利於大資本的累進所得稅案等等，他都一一滿口應承，繼續力行。工人們縱使不相信他競選時的諾言，也希望選他上台，然後利用議會中的民主黨議員向他施壓力，去和他拉攏議價，反正是同黨同派，比較好說話，而民主黨議員在這次競選前已佔優勢，是連共和黨的言論機關也無法掩飾的事實。在杜魯門和民主黨身上，工人們至少能够寄託希望。

反之，杜威和他的共和黨却是標明資本營壘的旗幟，他們明明白白是「Taft-Hartley Act 的主腦人，他們明明白白是十六年來民主黨新政的大敵。工人們對於杜魯門和民主黨儘管有許多不滿，但他們不滿於杜威和共和黨之處更多，知道共和黨上場後，和工人們議價妥協的餘地更少。且看：杜威這次競選旅行各地時，在大工業中心停留的時間特別少，對工人集會的演說更不多。最近一次他到畢剌堡鋼鐵工人中心演說時，對勞工利益問題一直就沒有鮮明的表示。工人們之挑杜魯門和民主黨，最少是「兩害之間權其輕。」

我並沒有說杜魯門和民主黨是澈底爲工人羣衆謀利益而和大資產階級無干的政治集團，也沒有說美國工人全昧於此。工人如果有見及此，爲什麼不去投華萊士第三黨的票？這裏，我的印象是，飽食暖衣的美國工人，至少在經濟繁榮的目前，並非一堆渴望大變的革命羣衆。他們傾向於妥協。其次，投第三黨票的工人，這次一定不少，據未完全的統計已有九十五萬，在 California, Connecticut, Maryland, New York, Nevada, Ohio等六州，華萊士的票數如果加入杜魯門的票數，可決定杜氏的全勝。但第三黨運動是個複雜的題目，這裏想指出的，只是美國工人在「兩害之間權其輕」的態度下，不願冒第三黨路線的大險，而去損及杜魯門和民主黨蟬聯的機會。

無論工人的動機和立場怎樣，這回大選最低限度表明了這十六年來，美國工人在政治上的力量日益强大。在這十六年間，美國經過一次經濟的大恐慌，和一場國際的大惡戰。在這兩大歷史關鍵下，美國的社會經濟結構起了很大的基本變遷，而其產生出來的羅斯福新政路線，和大大增强了的勞工組織，已顯然不是一時的過往流雲，而是具有相當永久性的社會趨向。杜魯門和民主黨議員這次藉着繼承新政而勝利，可以說是這個趨向的表現。廣州有一位美國人看了大選結果之後，喟然地說：「美國眞變了不成？以美國歷史傳統而論，在經濟繁榮期內和大戰之後，總是進入右傾的保守潮流，而此次因何竟會讓了還是標榜新政的民主黨再度上場呢？」

三　民主黨執政日久的優勢

杜魯門和民主黨這次勝利，除了勞工擁戴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民主黨執政了十六年，其間積累了不少實際上的政治優勢。操權的政黨可以運用權力，支配政府職位，藉以眷養一班在平時食官祿，在選舉時專爲黨而奔走的爪

牙。這種分贓式的政治，眞是中外如一。操權的政黨因爲有了吃飯的地盤，故能維持比較堅定和高效率的黨組織。一黨執政越久，黨組織和活動的基礎越是根深蒂固，在野的政黨平時沒有這樣的培養，大選關頭一到，臨時來捐募錢財，招集人馬，是很難打破長期操權政黨的積重局面的。共和黨這次大選失利，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吃虧的地方。

其次，執政黨除了可以養爲選舉而活動的工作人員之外，它還可以利用政權去施惠選民，以博取他們的選票。它可以看準了擁護本黨的基本羣衆，而施行或鼓吹對其有利的法案。羅斯福破例四次競選都獲勝，這是主要原因之一，杜魯門此次之操勝算，也是如此。例如這回在美國北部的幾百萬黑人選民，知道如果民主黨繼續執政，對於改進黑人地位還有半線的希望可圖，但如保守的共和黨當權，也許連希望都沒有了，所以投民主黨票的一定不少。又如十多年來，在民主黨的農業調節政策之下，一部分農民可以向政府領取免費肥料，以增進土地的肥力。這一部分農民自然會想到，假如大選結果換了一個政黨，他們是否還能繼續享受這批按時到手的免費肥料。因爲長久操權的民主黨握有眷養黨羽的地盤，有對選民長期普施小惠的機會，它可以彌蓋許多執政期內的嚴重過失。所以，在今年七月，有一位很熟悉美國政治內幕的美國共和黨人會說，「照理共和黨這次希望很大，但民主黨執政十餘年，局面積重難返，這叫我們對於選舉結果，不敢作誠實的預測。」這是一句幕中人語。

四　美國人和戰心理可能影響到選民的抉擇

最後，美國人民的和戰心理，可能影響到大選時選民投票的方向。杜威和共和黨的競選人員對國際問題直接或間接標榜的，是對蘇聯強硬，他們的競選演詞，常常流露出不惜與蘇聯提早一戰的氣慨。他們加緊援華的呼聲，是這種態度的一部分。他們的策略是把世界大局張揚得非常緊迫，又從而表示美國應該採取積極或甚至斷然的立場。但杜魯門却極力標榜和緩國際局面，對蘇聯謀妥協的政策。迫近大選關頭時，杜魯門謀派美國最高法院院長文生赴蘇和史大林直接談判，此事雖然沒有成功，並被對方指爲競選政治的笑柄，但這說明了杜魯門在競選時對國際局勢的立場，不是促成戰爭，而是力謀妥協。這次，美國選民取杜魯門而棄杜威，是否說明了美國選民多數還是願意設法對蘇和解，而厭惧戰爭，這是一個値得尋味的問題。

我並不是肯定民主共和二黨的和戰眞意。美國選民大概也會看得出兩黨的外交立場不會有根本的差別。無論哪一黨執政，到了戰爭的時機或關頭，美國是一樣地踏上征途。然而人類總是傾於寄託希望的動物，雖然明知戰爭難免，但是耳邊聽聽競選人物的和平諾言，心裏做做和平的夢，投投他們的票子，情懷似乎總比較痛快些，對大命運的無情壓力，似乎盡了自己微弱的掙扎的責任。這一點，可能是杜魯門和民主黨這次爭得勝利的一個因素。

事實上，美國的內政外交，在軍部人物左右之下，如大局到了非戰不可的時候，素來缺乏堅強魄力的杜魯門不見得能夠挽倒狂瀾，化干戈爲玉帛。就是共和黨上場，也同樣的不能不跟着軍部佈置下來的格局，繼續前進。例如以援華問題而論，美軍部既決定歐洲爲對蘇和戰的決勝場所，共和黨上場後不見得能夠扭轉這個方針，眞正的大量援華反共。杜威競選時之強調援華，而始終沒有說出援助的實際辦法，殊非無因。中國方面的反共軍事失利，直接打擊美國對蘇陣線，影響美國利益，這一點，美國選民們大概多持此見，而杜威正好藉援華不力，去指責在朝者的失政。增強援華於是成了大選時候共和黨玩弄政治的一種呼聲。所以，渴望共和黨上場來增強援華的中國人士，終不免因該黨落選而空喜歡一場。

評最近官方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

施復亮

十一月二日南京立法院開會，行政院長翁文灝氏會出席「報告經濟緊急處分令及補充辦法的擬訂和執行情形」，公開承認除了「中央銀行收進金鈔共計達一億九千萬美元」，「可說有了相當的成效」以外，其餘如「關於收支平衡」、「抑制高利貸」、「增加銀行存款」、「吸收外幣外匯存款」、「關於制止資金逃避」、「關於穩定市場價格」、「關於增加生產」、「關於吸收僑匯」和「提高輸出貿易」，統統「不行」、「失敗」或「完全失敗」了。自從幣制改革以來，所謂「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金圓券以及以限價政策爲中心的經濟管制，僅僅施行了兩個多月，終於因爲沒有具備根本的條件以及辦法本身的不合理和執行人員的魯莽從事而迅速地宣告徹底的失敗了。

立法院財政金融委員會於十月二十八日開會時，有人認爲「幣制改革，對穩定物價平衡預算兩點均未做到，新幣之失敗是理所當然」；「現在人家的感覺是政府在用紙來騙他們的金銀外幣，但現在結果通貨還是膨脹」。（十月二十九日大公報）這已經指明通貨膨脹是這次幣制改革和經濟管制失敗的根本原因，其責任在政府自己，決不在人民。恰恰相反，在政府控制區域內的一切人民（不僅上海「五百多萬市民」）「都給庸醫做試驗的工具」，而這種試驗的結果是「中下產階層被解決」，「眞眞苦了絕大多數的勤勞貧苦的大衆」，「實在已經威脅到了人民的生活」。

根據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第三次檢查公告：「自八月二十三日起到十月三十一日止，共計十五億九千五百三十八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元，其中十月份計發行六億三千八百六十三萬四千一百九十六元六角」。這個發行數字約等

於過去十一年所發行的法幣總額的八倍，平均每十天金圓券的發行額便與過去十一年法幣發行總額相等，以短短七十天的時間便超過過去十一年的總額至七倍之多，以這樣空前無比的重大壓力壓到市場上來，怎能使物價不漲，金圓券的信用不變？再加上未收回的法幣和東北流通券尚有大量在市場上流通，金圓券的流通區域又因軍事形勢的惡化而逐漸縮小，更使金圓券加重對於物價的壓力。這還是單從經濟方面來說，若再計及政治的和心理的因素，更可明瞭事態的嚴重程度，已非我們所能想像。

對於這樣嚴重的事態，政府有什麼對策呢？據翁氏說，「我們計劃中有下列幾點：（一）儘量減少貼補；（二）以積極而有效辦法大量收回游資；（三）以「實在有效方法扶助生產及出口貿易」；還有「如何節省開支來使收支平衡」。「至於怎樣纔能達到上述目的」，則因為他「已經要求辭職了」，只「希望負責革新的會有更好的辦法拿出來」。老實說，上述的計劃和目的，除了「儘量減少貼補」一點以外，在現政權之下都是無法「達到」的，任何「負責革新」的人都不「會有更好的辦法拿出來」，這一點用不着事先討論。

現在我們且來看一看他們已經提出來的「補救」辦法。十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過一個「補充辦法」，其要點如左：

（一）取消限價，實行議價，即所謂「核本定價」。「紗布糖煤鹽，由中央主管機關核本定價，統籌調節；其他重要物品，包括民生日用品及工業原料，授權地方政府，參酌供應情形，依核本定價之原則，加以管理」。這一辦法，根本無法實行；其不合經濟法則，與限價相同。第一，商品的成本價格，固然依商品的生產成本和平均利潤（非所謂「合法利潤」）來決定；而商品的市場價格，却還要由市場的需供關係來決定，絕非「一成不變」的。主張「核本定價」的人，根本不懂成本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區別。第二，在幣值穩定的情形之下，計算成本尚須請相當高明的成本會計員平時作正確的記錄，定期作正確的計算；在幣值變動的時候，帳面上的成本記錄，根本不能作為計算實際成本的正確根據。貨幣有充當價值尺度的機能：如今貨幣本身天天在變動，在貶值，如何還能充當正確的價值尺度？昨天的一元已不是今天的一元，今天的一元也不是明天的一元。過去等於一元銀圓的法幣，這次被貶值到三百萬分之一，就是最明顯的事實。同樣，今天的一元金圓券，已不是幣制改革初期的一元金圓券了。這次行政院調整台幣匯率，「從金圓券一元折合台幣一千八百三十五元，改為金圓券一元折合台幣一千元」，就是證明政府自己也已經「公開承認金圓券貶值」了。第三，商品的成本價格是依再生產或再購買（或再運銷）所化的成本再加上平均利潤來決定的，並不是依據那生產或購買它本身所化的成本來決定的。手工業製品經不起機器生產品的打擊，其原因就在這裏。在自由競爭的環境裏，各工廠必須不斷採用新的機器和新的技術，其原因也在這裏，主張限價和議價的先生們，根本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們才會說「存貨不能照新價，以後新的進貨纔可照新價出售」；「核本定價，只能算以前的本，不能算新補進的原料或新進貨的成本」。假使真的由這些先生以這樣的頭腦來「核本定價」，我敢斷言：這次受了限價的極大痛苦和極大損失的工商業者，將來還要受多次議價的極大痛苦和極大損失。不然，議價只有跟着黑市跑，根本宣告「核本定價」的失敗，跟抗戰時期在後方各地所經驗過的一樣。

（二）開放糧食交易，禁止阻關阻運。「糧食依照市價交易，自由運銷。「地方紡織糧食及其他貨物流通之措施，未經行政院核准者，一律禁止。其有擅自阻關阻運者，從嚴懲辦」。這次經濟管制，除了硬性限價以外，最荒謬的辦法就是各地一律阻運貨物出境，而開其端者却是上海。想不到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今天，在一個政府統治之下，竟會出現這種荒謬絕倫的怪現象。各地阻運貨物出境的結果，竟會使無錫、蕪湖這樣有名的米市場和台灣這樣有名的產米區的人民普遍地買不到米，像上海這樣的大消費區更不消說了。其威脅人民生活之嚴重，是任何麻木的人都感覺到了。假使還要這樣蠻幹下去，那簡直不知自己之死活了。這是環境逼出來的，算是當局還有點聰明。但這只是恢復限價以前的原狀，而且還須經過相當的時間，算不得挽救當前經濟危機的辦法。

（三）「六大都市配售糧食，仍由政府繼續辦理」。這是舊辦法，並不是新辦法；只能緩和糧食問題，不能解決糧食問題，更不能解救經濟危機。局部的配售政策的不合理，我已有另文評論，這裏不必重複。我只想在這裏指明一點；上海十月份的配售糧食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配齊，十一月份更是未見消息；北平、天津和青島，恐怕問題更多，更無把握。這裏最困難的事，是如何掌握六大都市所需要的糧食。萬一政府得不到所需要的配售糧食，而人民又無法在別處購買，其情形是異常嚴重的。那時，有無問題和貴賤問題一定同時逼來。何況這還跟軍事形勢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呢。

（四）取締投機黑市。「對於市場投機囤積行為及黑市買賣，繼續嚴格取締」。這也是一種老辦法，倘使不流於官樣文章，陽奉陰違，便一定弊端百出，病民擾民。

（五）調整稅收。「關於貨物稅及其他從價徵收之稅捐，應依稅法參照物價，調整徵收」。這也是一種老辦法，實行的結果只有加重一般人民的負擔，減少一般人民的購買力，但仍不能彌補財政上的虧空。

（六）公用及交通事業漲價。「公用及交通事業，應核計成本，由主管官署核定調整價格」。翁氏所謂「儘量減少貼補」，就是指此而言的。但這也只是把負擔轉嫁，使某些消費者增加負擔，既不能解救財政危機，更不能解救經濟危機。

（七）調整公教人員待遇及工資。「文武職公教人員待遇，參照生活之必需，酌予調整」。「工資參照維持工人生活之需要，酌予調整」。前者將使公教人員的生活繼續降低和不安，既趕不上物價的高漲，又得不到最低的保障。後者將使工人降低生產情緒，不斷為增加工資而鬥爭。自從限價取消後，黑市變為明市，上海物價少則比限價上漲二、三倍，多則上漲五、六倍，甚至有超

過十倍的，普通在四、五倍之間。其他各地的情形，也與上海差不多，甚至還有比上海漲得更兇的。這種情形，今後只有更惡化下去。

立法院裏有人說，「八一九以前的是條絕路。」可是我們細細研究了上述的「補充辦法」，發現政府又回到這條「絕路」了。翁氏說「這一個辦法當然是不够的，繼續的還有一套計劃」。政府手裏還有一套什麼計劃，我們無從推測；不過有一點却敢斷言：只要「戡亂」政策還繼續執行下去，決不能有什麼「活路」的計劃。

立法院裏頗有幾位委員，要想找出一些「活路」的計劃或「根本政策」。在十一月一日立法院財政金融委員會裏曾經有人各別提出四種辦法：（一）「發行硬幣」；（二）「把金圓券與幾種日用必需品如米煤鹽訂定一個比價」；（三）「發行物價指數儲蓄券或存款」；（四）「充分把握必需的物資」。他們打算「根據政府的經濟管制辦法，參照各委員的意見，研擬一個具體的改善經濟補充辦法」。（十一月二日大公報）在我們沒有看到他們所研擬的「具體的改善經濟補充辦法」以前，姑且先來檢討一下這四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發行硬幣」。據說「發行硬幣可以增强金圓券的信用，即使有黃牛黨搶購，但至少可以使人民覺得紙票子還有些價值。我覺得硬幣發行以後，至少又可以維持五六個月，到那時軍事上也許會有轉機」。這位委員的話，實在有點天眞得可愛。第一，他承認不免現的「紙票子」是「一文不值」的，只有「發行硬幣」跟它兌換才會「使人民覺得紙票子還有些價值」。第二，他不怕「硬幣發行以後」「有黃牛黨搶購」，不知道他準備發行多少硬幣，也不知道這些硬幣的原料從那裏來，還是天上掉下來呢，還是美國人會源源不斷地送來。第三，他主張「發行硬幣」只要「維持五六個月」，以待「那時軍事上也許會有轉機」，不知道「轉機」以後是否還要繼續「發行硬幣」，萬一沒有「轉機」或有相反的「轉機」又該怎麼辦。其實，紙幣的有無信用，與「發行硬幣」無關，與兌現與否無關。抗戰以前的法幣，既不是硬幣，也不能兌現，一樣地有信用。可見金圓券的信用不好，原因另有所在。而且這種建議，根本不懂得政府這次的幣制改革是爲了財政的目的，預定等於舊法幣十倍的發行額就是最好的證明。假使「發行硬幣」，就絕對不能達到這種財政的目的，而且會使政府的財政立卽陷於絕境。

第二個辦法是「把金圓券與幾種日用必需品如米煤鹽訂定一個比價」，這也是一種幼稚可笑的想法。第一，「金圓券的價值」要維持一個「不動的標準」，對外必須維持一定的外匯率（卽所謂「對外價值」），對內必須維持一定的發行量——卽不超過流通過程所必需的發行量。在今天，還要有一個和平的局面和信用良好的政府。如今金圓券對台幣的匯率尙不能維持，自然更不能維持對其他國家的匯率。外匯率的變更是必然的；不然，將使出口斷絕，進口商人獲得暴利，或因缺少外匯而根本無法進口。至於發行量早已超過流通過程所必需的數額，那是更不消說了。金圓券早已貶值，限價政策的失敗就是最有力的證據。除非大量地收縮通貨，金圓券絕對無法恢復原來的「價值」，甚至要維持一個「不動的標準」也不可得。而收縮通貨在今天是絕對不可能的。第二，倘若把金圓券與米煤鹽等日用必需品訂定一個不變的比價，姑且不去討論這種辦法的不合理和不可能，也要以掌握大量的米煤鹽等日用必需品爲前提，允許用金圓券無限制地購買這些日用必需品，試問這些東西從那裏來？老實說，倘若金圓券的「價值」穩定，就不必跟這些東西訂定不變的比價；倘若金圓券的「價值」不穩定，就不可能跟這些東西訂定不變的比價。金圓券跟台幣的比價尙且不能固定，何況跟這些東西的比價？第三，倘若金圓券不斷貶值，其他商品的價格都跟着上漲，只有跟金圓券訂有固定比價的這些東西（卽限價的東西）不能漲價，那結果一定是大家都來搶購這些東西，而生產或販賣這些東西的人也就再不願意生產或販賣這些東西了。那時我們還能得到日用必需品嗎？

第三個辦法是「發行物價指數儲蓄券或存款，吸收通貨回籠」。好像有幾位有名的正統派經濟學者也老早提出過這樣的主張。我很懷疑這些先生是否懂得通貨膨脹的意義，或者還要更進一步地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把政府的一切負擔都要轉嫁到多數窮苦人民的身上。我們要知道：通貨膨脹就是一種變相的稅收政策，它使每個人都要通過收受通貨或使用通貨而受到損失，卽負擔國家的經費。徵稅和募債，還有人可以逃避；通貨膨脹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卽老幼殘廢和叫化子也不能逃避。絕大多數人民自生活日趨惡化，就是受通貨膨脹之賜。工商業的「虛盈實虧」，也是受通貨膨脹之賜。如今有人不想法子去根絕通貨膨脹而只想「發行物價指數儲蓄券或存款」來保全少數有「儲蓄或存款」能力的人的利益，根本是不對的。這些人不應受通貨膨脹的損失，那末誰應該命定地受這種損失呢？再則，一再失信於人民的非民主的政府，誰又能够保證它將來一定會按照物價指數償還儲蓄或存款呢？這些先生的目的，是不是只要把人民手裏的錢騙上了手就算了的呢？過去買過法幣公債或有過法幣儲蓄和黃金儲蓄的人，一定能够答覆這個問題。「觀察」五卷五期及五卷十期的兩篇讀者投書「魔術」和「一筆賬」，就是最好的參考資料。

第四個辦法就是「充分把握必需的物資」。這裏只有採用兩個方法，一個是用政治的力量向人民去徵收或攤派，例如田賦徵實、隨賦帶購（雖有所謂「糧食庫券」，實際仍與徵收無異）、以及各式各樣的實物攤派；另一個是「用紙來騙他們的金銀外幣」和各種物資，就是以成本很輕的金圓券去掉換各種「必需的物資」，主要是向農民身上去搜刮。由於政府採取這樣的辦法，才會使「現在社會已眞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使窮的人更窮了」。這不但不能解救當前的經濟危機，而且只有加深經濟危機，使它早日爆發出來。

從以上所說的種種看來，我們可以知道：無論號稱「責任內閣」的行政院或號稱「民意機關」的立法院，對於當前的經濟危機，都沒有切實有效的挽救辦法。他們說來說去，都沒有觸到問題的核心，發現問題的癥結。翁文灝氏知道新通貨膨脹的原因是「收支不敷，差額太大」，但他始終不願或不敢說出

「收支不敷，差額太大」的原因（翁氏是絕對不會不知道這個原因的）。立法院裏也沒有人敢於說出這個原因，而只是空喊「絕對不能再發金圓券」。請問委員先生：政府收支不敷，不發金圓券，有什麼好辦法？你們說「最好的辦法是叫豪門拿出錢來」。不錯，大多數老百姓都會贊成。可是有誰能夠「叫豪門拿出錢來」呢？有人認爲「只要蔣總統一紙命令就可以辦得到」。不知你們是否考慮過：蔣總統爲什麼不下這「一紙命令」呢？有誰能夠叫蔣總統下這「一紙命令」？你們對豪門尙且沒有辦法，怎麼能夠對那地位比豪門更高的蔣總統有辦法呢？可見問題不是那末簡單的吧。

很顯然地，政府收支不敷是由於打仗或「戡亂」。戰爭需要支出龐大的經費，消耗大量的物資，同時還要直接間接地阻礙生產，破壞生產，更使物資缺乏，貨運不暢。這是當前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只要內戰繼續一天，這種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不但無法挽救，而且只有更加惡化。內戰不停，限價和管制固然是絕路，議價和自由漲價也一樣是絕路。今後通貨膨脹的速度必然會超過過去的任何時期，物價上漲的速度也必然會超過過去的任何時期，多數人民所受的損失和痛苦也只有日益加甚。要挽救這一悲慘的厄運，只有趕快以多數人民的力量去謀結束內戰，恢復和平，實行眞正民主，進行經濟建設。此外，再沒有挽救經濟危機的方法。

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原子能與世界大局

（倫敦通信）

陳志讓

十月份內，倫敦出版了兩本重要的書：其一是英國戰時領袖邱吉爾的回憶錄（The Gathering Storm），那是一本關於戰爭的書；另一本是蒲勞開教授的『原子能的軍事政治後果』，（P. M. S. Blacket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tomic Energy, London, 1948, PP. VI+216, 12/-6d.）這是一本關於戰爭卻意向着和平的書。

蒲氏是當今極負盛名的實驗物理學家，也是原子能權威學者之一。生於一八九〇年，受教於海軍學校。第一次大戰時任海軍軍官。戰後入劍橋，隨 Lord Rutherford 研究物理學。一九三三年被選爲皇家學會會員(F.R.S.)。一九三七年受任多曼徹斯德大學物理學教授。一九四〇年受皇家學會獎章。一九四六年又得美國 Medal for Merit。雖然蒲氏現任原子能諮詢委員會委員，這本書只代表他自己的意見。他屬於工黨，也屬於費邊社（Fabian Society）。這就說明了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這本書出版在邱吉爾的「原子彈講演」（Llandudno speech）以後的第六天；在聯合國正討論維辛斯基對原子能的新提案的時候，更準確地說，在一個萬方多難的時候，人們正被困於冷戰熱戰，原子分子的時候。這一本客觀的極有權威性的著作是極其入時，也極有教育意義的。

下面是對這本書的簡短的介紹：

一　熱戰的結束和冷戰的開始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彈投在廣島，全世界對原子能普遍的注意從此開始。接着是八月八日蘇聯對日本宣戰；八月九日清晨蘇聯的攻勢開始，同時第二顆原子彈又投在長崎；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八月廿四日蘇聯佔領了全部滿州南部庫頁島和北部朝鮮。這一些接踵而來舉世矚目的事件絕不是偶然的。

爲什麼美國甘於使用這樣殘酷的武器？根據八月九日杜魯門總統的談話，使用原子彈的目的在提早結束戰爭，幷避免盟國軍隊受更大的損失。提早結束戰爭自然是讓日本提早無條件投降。日本果然在八月十四日投降。這兩顆原子彈（據史汀生的談話，那是美國當時僅有的兩顆原子彈）對日本投降究竟有什麼影響？

兩顆原子彈一共殺傷了二十三萬人，摧毀了八萬五千所大小的建築，略等於四千噸普通炸彈的威力。就其破壞的力量而言，更準確地說，就其破壞的結果而言，對日本的戰鬥能力幷沒有多大的損害。所以原子彈之使日本提早投降幷不因爲它有極大的破壞力量使日本的戰鬥能力受了極大的損失。從第二次大戰開始以來，英美空軍在東西戰場投下了三百萬噸的炸彈。到戰爭將近結束時，幾乎日以繼夜地疲勞轟炸，這樣巨量的炸彈對德國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生產的影響非常之小。對德國人民和軍隊的戰鬥意志的影響更是不值一提。同樣的，德國對英倫的轟炸幷沒有減低英國人民反抗的情緒。三百萬噸炸彈約等於一千五百顆原子彈。一千五百顆原子彈對於戰爭的影響如此之微小，爲什麼兩顆原子彈的影響會如此之大呢？單就原子彈本身的破壞能力和它的軍事價值是不能解釋日本的提早投降的。日本所接受的兩顆原子彈其政治的意義還超過其軍事的意義。

其次，我們不禁要問，爲什麼選就了廣島和長崎？爲什麼選就了八月六日？這兩顆原子彈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關於目標的選擇，華盛頓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杜魯門總統八月九日的談話，他說：「廣島是一個軍事基地，這就是說我們首先要儘可能避免殺傷無辜的人民」。第二種是關於原子彈的官方報告。它說：「因爲人口集中的原故，所以我們選定了廣島和長崎作轟炸的目標」。這兩個互相矛盾的理由，我們不知所從。姑且寫在這裏，讓將來有更多的材料再下結論。

關於時間的選擇是極有興味的。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中，史太林對羅邱兩位宣稱，在對德戰爭勝利後三個月，蘇聯將對日本宣戰。對德戰爭的勝利日是五月八日，所以蘇聯對日本宣戰的日期應當是八月八日。如果等到蘇聯對日本宣戰，美蘇同時進軍，蘇聯因爲地理條件的優越，進軍的速度或超過美國。在那樣的情勢之下，今日的日本會與今日的德國相同。美國爲了避免共管日本的許多麻煩，所以在八月六日投下了原子彈——這是一聲警告，警醒日本早日投降；不然，將來日本的命運是非常悲慘的。從這一點權力政治的觀點來看，原子彈投擲的時間比原子製造的程序更要精確。第二次世界大戰（熱戰）就此結束。可是這種權力政治，蘇聯是充分瞭解的。冷戰於是開始。

二　原子彈和戰爭技術

冷戰有許多的戰場。原子彈和原子能是其中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要瞭解在原子戰場上的冷戰，我們不能

不先對原子彈原子能的性質多少有一點基本常識。先談原子彈。

從原子彈投下以後，一般人以爲戰爭的技術會因此而劇變，戰爭的時間會因此而縮短，甚至可能在幾天之內決定勝負，戰爭動員的範圍可以縮小，甚至只要幾十百架飛機，裝上原子彈，飛到目的地，往下一扔，立刻便可以天下太平。其實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作爲一種戰爭的武器，原子彈有幾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是原子彈本身的破壞能力；第二是運送原子彈到目的地的工具；第三是積極的防空設備；第四是消極的預防方法。

先說原子彈的破壞能力，投在日本的兩顆，每一顆約等於二千噸通常的炸彈，對於較小的目標（工廠之類），這樣大的破壞力已嫌其過甚。這樣大威力的武器只宜於用於大城市，或與之類似的目標。假定在未來五年或十年，原子彈的破壞力增加到相等於三千噸或四千噸炸彈，要達到上次大戰盟國空軍在德國轟炸的結果，至少也需要四百顆原子彈。如果要用原子彈征服一個強大的國家（譬如蘇聯或美國），不但所需的原子彈將數以千計，而且如何投擲也是一大問題：一次投完呢？還是分期投擲呢？原子彈的製造程序很長，製造費用很大，種種考慮，使我們覺得原子彈，就是顆顆中的，順利地投下，除非投下幾千幾萬，也是無法用以征服一個強大國家的。

其次是運輸的工具。運輸的工具可能是飛機（指用人駕駛的飛機而言）；可能是飛彈（V_1V_2之類）。原子彈究竟有多重，至今無正式的報告。根據美國B.Brodie的猜測，至少在六噸左右。此一估計與用B29裝載原子彈一事頗有互相印證的作用。如果將來原子彈的重量可以減輕，則用V_1或V_2裝載原子彈是可能的。不過用V_1或V_2只能作短距離的投擲，要增加飛彈的飛程到一千哩已是非常困難的工作。美國海軍部甚至認爲在未來二十五年以內絕無實現的可能。用飛彈（包括無人飛機）以輸送原子彈不能作長距離的投擲，且其準確性也極成問題。對抗一個大國家，這種輸送方法的效果很小。比較可靠的方法還是用飛機。要對抗一個大國家，輸送的飛機必然是長距離的轟炸機。這種飛機的速度不及戰鬥機，且成本也遠大於戰鬥機，勢必這種飛機須有大羣戰鬥機護航。戰鬥機保護着轟炸機，轟炸機裝着成本很大的原子彈，這種戰爭絕不是便宜事。

既然原子彈多半還是用飛機裝載，防禦的方法就便當得多。被轟炸的國家必須儘力充實空防。空防愈是堅強，原子彈的威力也就相對地減小。除此以外，還有更多的消極防禦辦法，人口的疏散，地下防空洞（這已經證明有效）等了。

原子彈是有史以來威力最大的武器。但戰爭的技術不會因原子彈而根本改觀。戰爭仍然是浩費很大的事業；戰爭仍然是曠日持久的事業；戰爭也仍然是全民動員的事業。原子彈的發明和使用，使陸軍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大批地集中，海軍不能再建造龐大不堪的戰艦。但是戰爭還是照老原則打下去，勝負還是靠武器以外其它更重要更基本的因子去決定。

三　原子能和落後國家

原子彈是一回事，原子能又是一回事。

原子能可以用來作戰（原子彈），也可以用來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對於使用動力（煤、水、電、石油）已經很多的國家（英美），原子能作爲一種動力還不是太重要的事。第一，原子能不一定比已經很發展的電、石油、水力、更便宜許多；第二，用了原子能要引起許多不愉快的經濟問題。倒是對於比較落後的國家（蘇聯、中國、印度等），原子能的利用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國家的國富，大體上說來，與她使用動力的數量成比例。美國使用動力最多。蘇聯（平均每人）只及美國的百分之十八，中國印度只及美國百分之二。這種落後國家亟需新的動力以增加生產，增加國富。

使用原子能來增加生產，第一個問題是有關原子能原料的礦藏；第二個問題是開發使用原子能的資本。如果落後國家有了資本，又有這種富源，短期之內，他們就可以建設起來，比美今日的美利堅合衆國。在這方面，就已知的材料來說，蘇聯印度都有很大的希望。至於蘇聯，有幾點更值得特別注意：

（一）蘇聯人口衆多，而且都願意爲國防民生而暫時犧牲享受；

（二）其生產效率極高，生產增加極快；

（三）無失業罷工等問題，社會秩序安定，生產不受阻撓；

（四）政府人民對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均極端重視尊敬；

（五）其有計劃之建設更是舉世無雙。（這是I. Largmuir參加一九四五年蘇聯科學院會議以後發表的一篇文章，原文載於 One World or None,1945, N.Y.。）

原子能對於落後國家的發展，特別是蘇聯的發展，有極大的意義。這一點，澳洲的Dr. Evatt，美國的李連鐸爾都有相同的看法。

四　一場假想的戰爭

假設美國和蘇聯在不久的將來來一場原子戰爭。

這是兩個大國家——人口多，幅員廣。蘇聯有較優勢的陸軍，美國有原子彈（邱吉爾的避箭牌）。即使蘇聯有原子彈，其藏量也遠不如美國，且缺乏進攻美國的適當空軍基地，所以蘇聯大規模地向美國投擲原子彈是不太可能的。同時蘇軍進佔美國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在那樣的情況之下，蘇聯如果向美國投原子彈，正無異日本之轟炸珍珠港，是不會有好結果的。除非美國先動手，蘇聯沒有在美國投三五顆原子彈的理由。

反過來再看美國：美國進攻蘇聯的空軍根據地繞遍全球，而且美國原子彈的儲蓄額也遠比蘇聯大，更加以蒲立特之流的宣傳煽惑，如果戰爭眞的爆發，美國是可能先投一彈的、先投一彈、十彈、百彈，對第三次戰爭有什麼幫助呢？

正如華萊士和李普曼所說，紅軍以優勢的軍力，一定席捲歐陸（這是最近美國要武裝歐洲，甚至武裝佛郎哥的理由）。而且在歐洲大陸的國家中，內戰一定立刻爆發。正如倫敦觀察報所說：『蘇聯與西方的戰爭更富於意識形態的意義，更少帶國家主義的色彩』。（本年四月廿五日）這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戰爭，絕非原子彈所能了結的。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技術問題值得我們考慮：蘇聯是一個大國家，人口和工業都不集中。蘇聯有強大的空軍，空防的深度極大。如果蘇聯不能發展她的原子彈生產，她一定盡力從事空防，使每一支帶有原子彈的飛機絕無生還的機會。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除非是傻瓜或犯有殺人狂的人，任何的飛機師都會變作不可靠的。

如果美蘇開戰，眞正要雖的是作爲美國空軍或其它軍事基地的西歐國家：法國、斯堪的那維亞、以及英國。「從這方看去，這些軍事基地好像棋盤上老將面前的小兵，只要小兵還活着，老將躲在後面，安安穩穩的」。（美國海軍部關於V_2的報告）。

五　控制原子彈和控制原子能

歸結起來說：

（一）原子彈對戰爭技術沒有基本的改革，雖然它具

有極大的威力。

（二）原子能發展起來對落後國家有極大的利益。

（三）蘇聯沒有先用原子彈攻擊美國的力量。美國用原子彈并不能征服蘇聯。美蘇眞地開戰，吃虧的是西歐國家。

在這樣的基本認識上，我們進一步看看原子彈和原子能管理的問題。有關於控制管理原子能的重要方案，第一個是 James Franck Report, (June 1945)，第二個是 Acheson-Lilienthal Report, (March 1946)，第三個是針鋒相對的 Baruch Plan 與 Gromyko Proposals，因爲篇幅的限制，我們只就幾個問題去看美蘇兩國的立場。

第一個問題是美國要把原子彈的問題孤立起來解決，蘇聯的幾次提案都主張把它和一般裁軍一齊考慮。

第二個問題美國主張先控制原子能的生產以及原子彈的製造，蘇聯主張先消滅現有的原子彈，再討論原子能的控制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制裁和否決權的問題，美國主張制裁，在制裁時不考慮否決權；蘇聯絕對不同意此點，認爲聯合國憲章不能因此而修改。

如果我們承認原子彈并不足以決定勝負和戰的局面，原子彈就沒有孤立考慮的理由，就必需和其它的武器一併討論——原子彈的控制是全部軍縮問題的一部份。這種看法美國是不同意的。她認爲原子彈有超越的地位，而且世界上只有美國才有。她主張單獨地討論，成立了原子能委員會，單獨來考慮原子能問題。在會議上，除了美國以外，大家都沒有講價錢的能力，因爲除了美國以外，大家是無錢又無貨。從這一點去看，我們可以了解爲什麼美國主張單獨考慮而蘇聯主張和裁軍問題一起談論。

如果說原子彈可怕(？)，美國既有的原子彈使蘇聯怕，蘇聯將來的原子彈使美國怕，更可怕的是落後國家，特別是蘇聯，發展了原子能。蘇聯怕的是現在「美國怕的是將來。所以蘇聯主張先消滅原子彈再說；美國却主張先控制原子能的生產，甚至連有關原子能的礦藏也要受國際共管。這幾點巴魯赫計劃反映得最爲眞確。

如果世界上眞有一個大國家違反規定而製造原子彈，美國主張立刻制裁，不必等候辯論，也不必考慮這一個國家的否決權。蘇聯一直反對這一點。美國提出這一點是她在原子能委員會中有絕對多數票的把握，可以因此而制裁并防止蘇聯生產原子彈。蘇聯不能控制多數票，卽使美國生產原子彈，她也無法提出制裁，她只能退而求其不准外人合法地制裁她自己。眞正一個大國家生產原子彈，由國際機構提出制裁，制裁的方法却是一個大難題。道德的、經濟的，制裁，其效果極其微小。軍事的制裁不成問題就是戰爭。再說聯合國組織是一個國家的聯合，不是一個擁有大兵和原子彈的太上國家。從制裁和否決權兩點來看，UNO的性質并不因原子彈而有所不同，聯合國憲章決不能因原子彈而要特別地修改。

六　出路何在

關於原子戰場上的冷戰就敍述到這裏爲止。這一場冷戰在目前的聯合國會議中正進行着，冷戰的前途是什麼？

自然可能是再來一場熱戰。既然始終不得協議，爲什麼不在蘇聯有原子彈以前，先發動一次「預防戰爭」呢？這一場戰爭來得愈早愈好。很多人這樣主張，英國的戰爭領袖邱吉爾更是日夜地祈禱——用原子彈使蘇聯無條件地投降（Llandudno Speech）。可是美國還在等。美國究竟等什麼呢？等更好的飛機來裝載原子彈麼（英美兩國在這方最近十分努力）？等武裝好西部歐洲以抵抗紅軍的進攻麼（最近的消息更可以證明這一點）？等蘇聯慢慢地造原子彈麼？還是等蘇聯也好好列成陣勢，秣馬厲兵呢？再不然是等候萊茵河谷重建起來，沿德國進兵，多瑙河下游和直叩華沙布拉格呢？等有等的好處，也有等的壞處，正如 Mr. Forrestal所說：『時間對我們是不利的』。("Time flows against us." Mancheslir Guardian, 3, June 1948)

不戰就和罷。美蘇的調和得看西歐的脚步。如果西歐能抽身出來，保守中立，美國絕不會進攻蘇聯，蘇聯也不會進攻美國。不幸西歐在馬歇爾計劃的「撫養」之下，中立是不太可能的。和平的前途非常黯淡，但中原逐鹿，勝敗的局勢是難以逆料的。

十月廿二日寄自倫敦

法國的磨難和危機

Troubled Days in France　Thomas Cadett　The Listener　October 14. 1948

這個時候到法國去的人，對於他所見的一切是不免惶惑的。他曾聽到或讀到種種傳聞，說到法國政局的浮動，勞工羣衆的艱苦，局面的嚴重等等。但是到了一看，十之八九會忘不了窗飾華麗的商店，豪華高貴的酒家，不受物價的限制，眞令人羨慕，甚至妒忌；除了他運氣太壞，他也會得到有禮貌，又輕鬆的法國人民對他熱烈和友誼的款待。他帶了這些印象離開法國，並不是錯覺。但是他所聽到或讀到的却同樣是眞的，這種情形是不難解釋的。法國有兩個面貌。普通短期的旅客祇看到她的一面。他所沒有看見的是勞工羣衆，公教人員，靠養老金的翁媼，以及薪水階級的日常生活。如果他看見了這些人的生活，他不難明白他們的艱苦和不滿現狀的理由了。

我想一個普通的旅客並不會瞭解——這也難怪他——那永遠鬧不完的官場浮沈，使國會和政黨的聲名狼藉。關於政治方面，我在下文裏還要申述，這裏我祇想提到法國人民的生計問題；生計問題原是法國內部一切問題的根源。這問題中的因素却十分複雜，相互激盪，情況錯綜。讓我先說一句概括的話：法國的人民和國家都是入不敷出。至於個人方面自然有例外，但是以國家說，收支一直沒有平衡，連美援算在裏面還是如此。法國人中却有很多並不願意像英國人一般束緊肚帶的。有意思的是法國政府竟把肉價公開的列入基本生活費用之內。在一個每星期祇限購一先令二辨士肉類的英國人聽來是夠使他咋舌不止了。其實法國人哪裏眞的都有肉吃？肉價固然沒有管制，但是價格本身却足以限制普通人去購肉了。他們一磅肉要費到七先令，其他的東西也相若，除了有錢的闊客之外，誰能啃得到骨頭？這是很不公平的限購辦法。

其他的食品不住在漲價，結果是窮人們每星期的收入中要花去四分之三在吃的一項。幸虧房租還算便宜；但是法國政府的糧食政策實在無可原諒的。更使人覺得不合理的是法國並不是缺乏糧食：肉、蔬菜、菓子（除了油類）在收穫期是很豐富的。生產者却願意少賣以獲高價。——而且，黑市之外還有許多投機家大量的囤積着各種貨物。對於

耶的缺乏信用也使生產者不肯大量拋售他的出品。他眼看通貨在貶值，怕受損失，寧願把資本投在活的生畜身上，不願屠宰了換成貨幣；貨幣一到手趕緊買東西，結果是通貨更要貶值。

說到這裏，我想最好簡單的一談過去幾個星期的情況。物價繼續上漲，勞工活不下去，要求提高工資的需要也日見增加，居伊政府在罷工的威脅下不能不接受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五的方案。這方案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提高工資數目，一部分是把勞工應付所得稅的一部分轉移給雇主。但是祇有幾天工夫，政府一手剛把這微些的好處給了勞工，另一手却很快的把這份好處又拿了回來，現在一切東西都漲價了——煤、電、煤氣、汽油、火車、公共汽車、地下車、以及其他許多東西，如果都要說出來，勢必佔很長的一個篇幅。必然的結果是勞工們所爭得的一點好處現在已經完全喪失了；他們勢必又要鬧增加工資，心情也一次比一次更壞。

法國政府在這個局面下預備怎麼辦呢？他們在內政和財政上有什麼對策呢？居伊內閣接受了一部分的雷諾計劃。這計劃的主要綱領是緊縮國家支出，包括大舉裁汰冗員，整理政府機關的組織和國營事業。他們決定從國營的飛機廠開刀，開革一批工人，這事鬧成了巴黎街頭的混亂，繼續了兩小時——弄得很難堪。幾天之前，政府又下令減少煤礦的地面工人，和增加缺工的罰款。結果發生了煤礦罷工。這樣看來，政府對於這些政策是毫無辦法，正和它無法應付生活費用的情形一樣。

法國勞工的罷工還有它政治的意義。法國共產黨在這方面一直處於領導地位；在他們，罷工是政治武器。勞工生活的艱苦使法共很容易發動罷工，其他非共黨的工會，尤其是社會主義者，不能不跟着罷工，因爲如果不參加罷工，勞工們會拋棄他們而去擁護共黨。法共有兩個目標，他們也並不藏匿這些目標：一是重執政權，二是顛覆馬歇爾計劃。有些政治集團中已有一種看法：「讓共產黨來執政也許並不壞，至少他們會使勞工安靜些，好好地生產。」這種看法顯然並不考慮到法共可能利用他們的政權去阻礙法國在現在的社會體系中謀得復興。

不論怎樣，戴高樂對於讓法共重入政府的意見反對得極尖銳和粗暴。幾天前，他在一個招待記者席上表示得極清楚，如果法共進入政府，他就可以不顧法律採取必要行動——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事實上，這位將軍的表示還不止此。他聲明，政府把十月地方選舉延期到明年三月，自己已經先破壞了法律。他這個聲明的涵義是說他現在已覺得有採取任何行動的自由，他想什麼時候下手就可以下手了。但是同時他又驕傲的暗示，如果不久就舉行選舉，他可以暫時束手不動。他這個聲明也表示他的自信之強，和藐視他的對手。這聲明引起許多溫和人士的震驚。這位將軍堅定的自認是法國精神的託生；他毫不同情那些頭腦比較冷靜的企圖避免左右兩極端火併的努力——一旦火併就會給獨裁主義上台的機會。頭腦冷靜的人對於戴高樂那種驕慢和缺乏瞭解實情的態度，實在感覺不安。

無論別人的感想是怎樣，戴高樂的聲明是一項重要的政治行動，它已把危機拉近了一步。這危機究竟近到怎樣，沒有人能說。至於政變，我認爲共產黨和戴高樂雙方都不致於先下此一着棋子。雙方都考慮到大多數中立的民衆；依我看來，誰先下此一着就會遭受這些民衆反對，而給對方造機會。換一句話說，如果戴高樂先動手，很多法國人就會跑到街心裏去反抗他，但是如果共產黨先動手，這些人也會去幫戴高樂。我想雙方的參謀部都明白這道理。這警察和軍隊怎樣呢？這個時候這問題還沒有發生；但是總有一天警察和軍隊要表示態度的，至於雙方能得到多少擁護者，現在不過是一些猜測罷了，因爲當時的情形會變得怎樣，現在很難說。我這樣說似乎有故作驚人之嫌。我並無此意，雖則我確暗示雙方有衝突的可能，除非局面能好轉。共產黨將不斷的以罷工來威脅，但是却不會造成危機，使戴高樂有所藉口。他們的策略似乎是發動一連串的罷工，每次罷工時間很短，包括礦業、公用事業、水電等等——使國家經濟更爲虛弱，通貨更爲膨脹。

這些活動對於法國的國際地位影響很深。法共很明白，每次罷工都是外交政策，有利於東方集團。法國在患難裏；但是這一個明睿和勇敢的民族，土地肥沃，假如他們內心有了主見，一定會做出偉大的事業來的。現在他們意氣消沈，是個失望而且分裂的社會，這是值得我們明白和留意的。（觀察特約譯者譯）

編者緊急報告

我們經鄭重考慮後，向全國讀者作者報告左列各事：

一、我們已經到了眞正困難的階段！我們在過去八個星期中沒有買到一令白報紙。由於印數的龐大，週刊的紙張業已用完，自上一期起即移用叢書的紙張。過去兩個月的收入，到現在也已錢不值錢，兩年多來的元氣，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耗傷大半！從經理部的觀點觀，我們現已無法出版。（上海其他商業都在停頓狀態之中）但是在這個時代中，我們從事言論事業的人，本身負有一種文化的使命，應該可能的爲社會服務。我們決計能多支撐一天，便多支撐一天。

二、我們現在向讀者聲明：今後我們所作的一切緊急措置，如減少篇幅，提高售價，甚至終於停刊，都是有其不得已的。我們相信一定有少數讀者，不明實際市面情形，對於我們要表示抱怨或不滿，但是，今天擺在讀者面前的是在「觀察停刊」或「觀察出版」之間挑選一個。在此「百業皆停」的大局面下，我們能夠繼續出版，就算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了。一切抱怨或不滿的信件，我們不再一一函復解釋。

三、我們爲了節省紙張的消耗，決計縮減篇幅並同時減少印數。這期改出十二面，自下期起，可能改出八面（看以後市場的變化如何而定），並一律用六號字排。本刊上期實銷八萬份，自本期起，我們開始減印，無論本外埠的同業，一律着漸減發。

四、篇幅既然要減到八面，編輯上勢須受到很大的限制。文藝、書評、週末閒欄、生活與文化、科學叢談、讀者投書等欄，祇得暫停。外論選譯以有關世界大局或中國政局的重要論文爲限。國內通信以有關政治軍事或其他有全國性的案件的報導爲限。專論以時論爲主。篇幅的量雖然減少，但我們希望還能保持原有的質，務使每篇文章都能結結實實。每篇的字數也將盡力縮短。我們希望每篇文章都不要超過四千字，超過四千字的，編者將盡可能使之縮短。刪節作者的文章是最使作者不痛快，最容易得罪作者的。但是爲了顧全本刊全局，使篇幅盡量經濟，事出無奈，務請作者特別體諒。

五、文章字數縮短，勢將影響作者的稿費收入，爲了公平的補償，自十一月十五日起，本刊稿費作高度的調整，每千字致奉金圓六十元至一百元。

六、由於物價的瘋狂，工潮勢所難免。我們過去從未脫期，以後假如脫期，一定是受了環境上的影響。（上期因爲印刷所罷工，幾乎脫期，直至上星期四深夜十二時，才將大樣看完，勉強及時出版。）

七、許多刊物已停止接受定戶，退還定費，事實上，在目前狀態下，的確無法接受訂閱。本刊盡我們最大的努力，決計繼續收定戶，改用活期計算，一律先收金圓三十元，按每期售價七五折優待，款滿通知續定。我們現在有一萬多定戶，活期計算將使我們在工作上增加極重的負担（因每星期要算一萬筆賬）但我們經理部的同人，全力支持我，爲了表示我們對於讀者一貫的服務精神，願意增加工作上的負担。

八、所有同業批購，一律以現款爲限。無款不發，務請原諒。（編者）

物價·豪門·大局

觀察特約記者

物價破關　軍事闖關

（觀察南京通信）

濟南錦州相繼失守之後的大事，「搶購潮」應居第一了。那一幅慘淡緊張嚇人的景象：由京滬到武漢到平津，由東南到華北到西南，由江邊到山城到海邊，由大埠到市鎮到小縣，而且還到了台灣，眞像波濤洶湧，無遠弗屆。人們都在歎息恐怖地說：這是前所未見之事，很像到了末刼之年。不僅行政院爲之焦慮，就是立監兩院，也都在籌思對策，應付這一難關。平常最使人關心的「軍事第一」，反好像在一般人的腦子裏冲淡了。其時，元首正忙於北地「親征」，應付東北軍事的「轉進」和華北的新佈署。而錦州不守以後的瀋陽戰局，其緊張逼人，幾與京滬領先的搶購潮，難分軒輊。當局雖作如是想：軍事畢竟急於經濟，士氣畢竟重於民心，救軍難以安民，救北難以顧南，但士氣和民心息息相關，軍事與經濟又扣扣相聯，豈容有所忽視。閣揆之飛來飛去，督導員之奔走京滬，曲曲折折，愁腸百轉，顯然是想顧戰局又想顧金圓券，顧到北又須顧到南。終於元首於十月杪回京，作了限價的「新決策」，同時東北的軍事也不得不有個「新打算」。現在已是物價昂揚而軍事後轉，換句話說軍事闖進了關——山海關，而物價也終於破了關——限價關。至於「物價破關」以後的趨勢和影響以及將來必難避免的惡果如何，單就這幾天京滬各地物品的明暗價錢，商人們的獰笑和小百姓們的愁眉苦臉，長吁短歎，卽可瞭然。這幾天，京中謠言百出，怨聲四溢。「限價」了，是有錢難買；漲價了，是要買無錢。記者從社會現象看到人民心坎，依經濟政治軍事的發展，從今日看到明天，作綜合的判斷，一句話是，大多數人對政府這次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執行限價，又重新議價，前後的政策矛盾，威信上的一收一散，心理上確是在「一變」，甚而可以說是「大變」了。

關於東北戰局的發展，記者在本刊五卷六期「濟南之戰」一信裏，對「今後戰局」的推斷，已不幸而言中。在十一月一日國民黨中政會上，總統也有負責的說明，并且表示「自譴」。我們從事實上想，從側面看，大概是最高當局認爲這次東北全局的最後幾戰，是自己親自指揮的，主將又是自已的親信和依爲股肱的門生和大員：鄭洞國是黃埔一期，廖耀湘是六期，李鴻大概是軍校七期，這三員大將都是抗戰遠征緬甸時成名的，而且是美國人眼中的常勝將軍。最後由徐州剿總忽然被調赴東北，重遊舊地，拜命指揮遼西佈署轉進的杜聿明也是黃埔一期，校長心愛的學生，當年也是抗戰名將，更是「反共」的大將。然而結果是，滇系軍長曾澤生投共之後，鄭洞國雖馳電元首，表示「成仁」，并電其家屬：「寧保重，永別矣」，中央日報也刊出「三百官兵全體殉職」的電訊，但終由國防部次長秦德純證實鄭洞國并未自殺而是「被俘」了。李鴻呢，繼孫立人而升爲新一軍的軍長，調東北後，據說他當年威名與壯志已因部曲的軍紀鬆弛，幹部的半軍半商而大減了。京中的另一傳說是他的「軍中夫人」思想上有問題，他因受影響，以致臨時轉變了。廖耀湘於抗戰遠征時，本以驍勇善戰擢升新六軍軍長，勝利後調東北，節節擢升至兵團司令官，聽說最後竟是受命指揮十二個師。廖有勇而智謀不足，兵學素養更談不到。當此重任，識者果知其必僨事。詎料倉卒應戰，指揮失算，廖本人便戰殉在戰車上了。凡此種種，都足使最高統帥痛心遺憾的。另一件事是立法院的嚴厲質詢，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國帑預算，都用在東北軍事上和所謂「購糧」上，駐東北的軍事長官總是打急電要錢發軍餉購糧秣，而且要多少給多少，結果今日搞到這樣的局面，以前報紙不斷的記載是「東北游資」內流或南流，到今天，立監委尤其是東北籍的立監委和一部分國大代表都說：東北百姓吃草根樹皮而不得，那還有什麼鬼「游資」南流做生意做囤積呢？然則錢到誰的荷包去了？去問那些被俘的高級將領好了。

從瀋陽撤退的高級人員口中傳出一段慘痛可怖的新聞是：當瀋陽撤退的最後一架飛機將離機場時，不知有多少中下級軍官的眷屬都抱着飛機的輪子不讓飛，哭號之聲，慘不忍聞。這些眷屬們有的爭着把大把的金戒金條或美鈔向飛機師的懷裏塞，只求一走逃命。一時鬧得昏天黑地，不可開交。飛機拖延再拖延，直到機場槍聲四起而且有砲彈射進機場來了，這才罷休，一哄而散，這架飛機才得冒着彈雨起飛了。原來，東北剿總先是規定處長以上的眷屬儘先撤退的。這樣，便苦了處長以下的一般軍官佐的眷屬，只好做「共俘」了。

清算豪門　四行奇聞

當「搶購潮」正兇時，不用說，南京也和上海及其他通都大邑一樣：商店家家早打烊，貨架層層濫落空。小市民苦，百姓公教人員的眷屬，由排隊搶購日用必需品，自然就聯想到拿儲有的幾塊現洋和一點金銀或幾張美鈔於八一九後排隊掉換金圓券的情景來。自朝至暮排隊擠購日用品和排隊擠換金圓券，大家總是怨聲不絕地說：總是絕少看到有富商巨室達官要員站在那行列裏。記者親自聽到一位教授的眷屬和幾位廣東口音的中年人在吵：「當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我們在香港也曾排隊到銀行和牛奶房麵包房換過錢和買過東西，那行列裏是中外貧富人等都有的，著名巨富如河東爵士的家屬和中國名外交家陳友仁的夫人，張靜江的女兒也是一樣地站在大隊裏兌取一定數額的存款和購買一定數量的食物的，沒想到今天我們祖國的辦法連殖民地的政府都不如呢」！人們於今看到金圓券搖搖欲墮，物價又破關而扶搖直上，便輾轉告訴要舊訓重談，清算豪門了。立法院總算知趣，先是立委陳明仙等卅五人於十五次院會中提出十項搶救經濟危機的辦法，開頭兩項便是，「徵借豪門資產充作戡亂經費以平衡收支穩定幣值」和「徵借大戶囤積物資平價發售」。十一月五日立院會議又有立委牛踐初大聲疾呼，要豪門拿出錢來，他說：「徵收臨時財產稅一案不通過，立法院將要給人說是代表豪門！國家收支不能平衡，通過此案，對此當有極大效果。」另聞監察院於十一月三日舉行總審會議，檢討行政得失，各委員熱烈發言，慷慨陳詞，據悉是日會擬就一建議，咨送行政院，案中力主「清剿豪門嚴懲親貴」，并決定如不得結果，全體監委將總辭職以謝國人。這當然是物價破關以後經濟危局，和軍事闖關以後政治危局的大勢所趨的。但豪門受清算否？豪門的護法天使肯讓立監委開刀否？也只好說是天曉得。如衆所周知：「清算豪門」的呼籲，前有馬寅初先生，後有傅斯年先生，其議論主張，均曾引起舉國的同情。馬氏且因此而失掉過自由，幾殞殘生。關於如何清算豪門和如何繳豪門的械，據記者所知，繼馬傅之後而作此呼籲，有據可靠的事實以立委資格提出於立法院者，爲湖南籍的立委王力航。聞聯署此案者多至二百〇七人。這是今年七月間事。此案一出，政院震驚，立院奮興，四行駭恐，豪門戰慄。提案人且曾忠告翁文灝說：「在你的內閣時代，倘能做到這一件事，也算無負人民之任了」。翁答曰：「義當如是」。後來不知怎的這提案竟又高高閣起，大概不是因爲其中有駭人聽聞的四行孳息數目字怕引起「友邦」對「美援」的不良反響，就是因爲牽涉到豪門巨室的地位動搖，決議暫付「審查」。聽說現在又要舊案重提，而且下大決心，力爭此案的通過與立卽實施。該提案的題旨是「收購國家銀行商股」案，說明書理由是：查中交農三行，號稱國家銀行，但各有商股參加。（中國銀行股本六千萬元（法幣），商股二千萬元，佔三分之一；交行六千萬元，商股佔七百廿二萬

，農行六千萬元，商股估一千七百七十五萬）。此爲先天之變質，應予首先提出。三行商股，披上國家銀行外衣，伸出鐵腕，掌握全國整個財政金融機構。商股取得國家銀行股權以後，猶未鑿足，故中央銀行法及中交農三行條例，對於增資之規定，均有如下之「但書」：「中央銀行於必要時，經理事會議決，監事會同意得呈請國府核准擴充資本總額，并得招集商股。又中交農行條例第二條：如有增加商股之必要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財部核准增加之」。提案人對於國家銀行增資，限於商股部份表示合理的疑問，問政府如此辦法，到底有何必要。對於四行的人事，王力航立委亦暴露指責得有理：中央銀行理監事及中交農三行董監事，無論商股官股，率多財政金融最高主管或其姻親至戚，通家世好，亦官亦商，輪流世襲，一人數行化名兼任，極少數人成爲各行董監事之主宰。提案中又指出中央銀行增發幣券，向不經過立法程序，其發行總額亦多年不曾公佈，遂致通貨膨脹，幣值日低，影響國計民生。四行之預算決算及其盈餘之處理，一切決於理事會，或董事會，而理董監事，又爲少數特殊人物所主宰。高下在心，盈虧在握，少數人權力實已凌駕國家權力而上之。即以四行待遇而論，亦特創高峯，全國注視，而莫如之何者，不受國計主計審計機關限制，實爲厲階。

「大四行」之外，大家都知道還有所謂「小四行」，即「中國國貨」，「中國實業」，「中國通商」及「四明」等四銀行是提案中指出的「小四行」，均非國家銀行，而政府竟亦投入大量之官股。但歷年官股息及官股應得之盈利極少解繳國庫。商人利潤作天文數字之增加，而國家權益之損失，有非通常所能想像者。目今國人積怨豪門資本，而門深似海，呼之不出。今大四行，商人錢估其半，小四行，政府亦混跡其間，眞是國與家不分，官與商一體。四行爲其軀殼，商股是其靈魂，政府爲其工具，法令是其保鏢，廣土衆民之膏血，盡被大四行小四行囊括以去。大四行小四行之商股，即所謂一種豪門資本，亦即資本之豪門，游資集散之總匯，亦即物價張跌之司令塔。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駭人的消息來了。本年下半年度國有財產孳息收入表列：中國銀行爲法幣一百萬元，交通銀行爲一百卅一萬元，中國農民銀行爲二百萬元。二百餘提案的立委幾至全體立委看到這幾百白紙黑字，千眞萬確的四行報告書，莫不爲之咋舌，驚爲奇聞。試思麗大之金融機構，所實獻於國家者，三行合計爲法幣四百卅一萬元，以七月內的市價折合，約可買米二斗，買煤五十斤，或各行董監事爲招待來賓時僅可買茄力克香煙一聽。大家認爲這是并世各國銀行未有之「奇蹟」。提案人認爲：四行營業情形及盈餘分配，一切決於理董監事，名義上爲國營事業，事實上等於商業銀行一樣地爭收存款，一樣且更多花樣地玩弄放款，祕密或變戲法地囤積貨物。公庫拋售美金，私庫收購黃金。創法是他們，行法是他們，變法或亂法還是他們。他們要東，東便有個條文保障，他們要西，西又有個條文解釋。總而言之，四行有利，利入商股，四行有害，害歸人民。這提案的終結是：認爲四行商股實爲一切弊害之根源，亦即國人所欲剷除之豪門憑藉，非立予收購不可。堅決主張今後的國家銀行必須由國家來經營，少數人不得而私之。讓全國人民選出些公忠體用的代表人物來共同管理全國共有的銀行。這也就等於第一步地剷除了豪門。至於本屆四行，官股商股理董監事，共計一一八人，實際上演戲的角色，并沒有這許多人，這也可以名之爲「賢者多勞」罷？這名單，記者是寓目的，倘若一一的列出來，也可說是一樁奇聞，不是他兼中行的官股理事，就是他同時又是其他三行的商股監事，掉上換下，換來掉去總是那幾個有名有姓的大亨。這一台戲大概是於最近的將來配合著目前經濟險惡的形勢和人們憤怒的情緒就要在立法院上演了。

大局暗淡 難關重重

由戰局到政局，由經濟到政治，由物價到民生，由前方到後方，由民心到士氣，綜合來看，當前大局確是暗淡，難關重重，也可以說是人心動搖，危險透頂。然而最高當局，恐怕正如記者在本刊五卷九期所寫的政局報告所云種種，正在作保衛「三南」的措置。可是在這當口，卻從海外傳來了一個出乎當局意外的消息：在美國大選中，杜魯門又依然當選了，而且美國參衆兩院的議席形勢亦變，民主黨竟佔了優勢。雖說兩黨外交政策基本上無變動，但杜魯門卻又標榜着繼續執行羅斯福的政策。在此情形之下，對遠東、對中國，尤其是對積極地「援華」，會不會如今天當局所盼望的呢？中國的內戰危局，想靠美蘇的外戰來挽救，這是不是曾成一時的夢幻？那是值得審愼考慮的？

按照目前種種跡象，當局很像要苦撐到底，硬幹到底。可是可靠的資本在那裏？硬幹到底的生力軍在那裏？「外援」的可靠性有幾許？「外戰可救內戰」的把握有幾許？這都是急待解答的問題。爲挽回頹勢，爲挽救危局，爲起人心，振士氣，軍事、經濟、政治都須要一番天翻地覆般的改革。但這些幹部又從那裏產生呢？國民黨是在朝黨，執政黨，也是一個大黨。但這黨的力量今天是涵育在那裏？單憑幾個政客能手是萬萬不夠的。上半年不是有人在倡導「黨的改造」和「革新」來麼？但不幸是破揩同去。有人說大可師法民十三國民黨改組的故智，但深刻的觀察者則以爲這是文不對題，今非昔比。當年那黨的改造是靠了中山先生的大胆決策以號召中國農工大衆作基礎的。廿幾年的時光過去了，而勝利後的二年寶貴時光也等於虛擲，改造國黨，重建信仰的時機也瀕絕地。一塊在國內的現實政治力量確已易勢。以今日的中國國民對中國國民黨的關係而論，怕沒有人敢再侈談自己的黨的羣衆基礎是雄厚和堅固的。豪門的官僚資本把持了中國的經濟，摧毀了農工大衆的生力，創弱了民族資產階級，而且摧殘了中產階級，這正是最值得正視的一個主要問題。其次是軍事和政治的體系在實際上亦漸變質。然而因爲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又是半封建性的，就是這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社會性質及其尙未覺醒轉變的力量，作了當今政治機構還能倖存的維繫。倘有人能探刻眞切地體會及此，極力對這些力量有以揚棄和培植，或倘不失爲一轉機的憑藉力。但在時間和空間上，能否容許或來得及，也是問題。總之，除了很客觀地很科學地嚴格執行自我檢討與批判，堅決地作「自力更生」的打算，而不幻想什麼只靠外援和外力或是期待「外戰可以救內戰」的種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奇蹟」，更重要的是要能尊重他人的意見而不一味地相信自已，唯有如此，方可有一線希望的轉機，否則，前途是不堪設想的，俗話說的好，自已無力量不爭氣，單靠咒駡着人家死，是無用的。假使引咎者是眞的引咎，求去者眞的是爲讓賢求去，實關係今後的全局。寧用大智慧以謀國，以克已而復禮，則一念之轉，一身之退，或將大有助於大局，乃至造福於億萬胞澤，那當然另是一個大局發展的方面了。現在聽說正有朝野的人士作如此想，作如此佈局。

據記者在京都觀察與透視，一般人都不否認目前已瀕危局。其危險點并非是純屬於軍事的，也不是指共軍的節節進逼。客觀的估計，單就軍事論，當局還是能夠運用苦撐，期待轉機的。其危機實在於經濟措施，外交方針和政治改造的大計。另一關鍵確是在於一般人心在「變」，想向着變的方向看齊。近日謠言是多的，什麼遷都湘贛了，還都八導了，這都可以說是離題還遠。一種近於事實的估計，大概是有人在準備應變局於萬一的一種措置。假使有人在問大局是不是朝着一個新的方向走，即一方「知難而退」，另一方即肯「適可而止」呢？不是「和談大使」的張治中已入京了麼？不是京中大學教授有的也正在呼籲和平麼？會不會化干戈爲玉帛呢？觀察家的問答是，這在目前的形勢下是很難出現的一種局勢，除非時局的中心有巨變，現局，恐怕還是要拖下去的。不過，「花陰覆地疑無路，石徑穿雲別有天」，我們倘可以此詩聯句作譬喻，則今後的大局是多少可能有這麼一個小小的遠景的。

三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寄

五十天軍事局勢的總檢討

季明

朔風送冷，霜葉凋零，江南江北早有了冬意。一個月來，被生活物價衝昏了頭的人們，偶然翻開地圖，檢討檢討戰局，才發覺戰場形勢，正和「金圓券」的身價一樣，已經「今非昔比」了。

衝殺已歷五旬的共軍秋季攻勢，雖然還有些「餘燼」未息，但隨着冬季的來臨，瀋陽的攻陷，似乎勉強可以告一段落。如果再有新的戰事爆發，與其說是秋季攻勢的持續，不如說是冬季攻勢的開始。這裏，就五十天來的演變，簡單地作一個總結。

時間雖不到兩月，戰場却先後開闢了七八個。一般不嫻於軍事的人，面對光怪陸離，瞬息萬變的戰局，自然不免感覺眩惑。

我們現在根據事實，先歸納一下共軍的戰略如左：

第一、避繁就簡，大處奏刀。內戰初期，國共實力對比，共軍遠不及國軍。在戰略上，共軍消極的避免主力作戰，積極的是伺隙、孤立、竄食。經過兩年更迭，共軍戰略漸變。不久以前，洛陽開封之役，以及最近濟南錦州之戰，均可充分說明。不僅此也，共軍所攻城市，主作用小，副作用大。例如濟南陷而南北阻斷，錦州失而瀋陽瀕危。在兵員消耗，時空運用上，均有極大之節省。此種「攻堅」「就簡」的戰略，為共軍秋季攻勢中一大特色。

第二、吃掉死子，接通全局。入春以來，共軍陸續製造死子八九處，如東北的長春、瀋陽、錦州、華北的承德、歸綏、保定，山西的太原、大同、以及山東的濟南，河南的汴鄭等。這些城市，大都到了「叫吃」的程度。共軍最初計劃渡江，迨渡江不成，為掌握局勢，接通全局起見，才決定逐一吃掉。復以各「死子」的形勢與「氣」的長短不同，雙方攻守之道亦隨之而異。例如長春以「困」取，濟南以「攻」取，太原則兼而取之。

第三、兩面開弓，多方牽制。本來「牽制戰」是共軍的慣技，此次攻勢，更覺顯然。如果我們依照時間與戰役來分，則自九月中旬日起至九月底止，為第一回合。其時以山東為主戰場，冀東綏東為輔（或支戰場）。自十月初旬起至十月中旬止，為第二回合。其時以遼西、太原為主戰場，以平保、察南、暨綏東、陝東分別為上二戰場之輔戰場。自十月中旬起至十月底止，為第三回合。其時以東北、太原為主戰場，綏包、平保為輔戰場。輔戰場儘管殺得熱鬧，其作用則純為牽制。

如上所述，戰場已夠複雜。我們現在揀幾個主戰場提綱挈領的剖析一下。

一般人對於政府的行政區劃，當然很清楚。但秋季攻勢是由共軍發動的，故對於共方的分區辦法，不可不略略提及。內戰期間，共方在原則上決定政治配合軍事，軍事服從政治。是故「行政區」與「軍區」常不可分，遂統稱之為「解放區」。截至目前為止，能獨立構成一個單位的「解放區」，大約有七個：（一）東北解放區，包括冀東、熱河、以及東北全部。（二）華北解放區，包括晉、察、冀（冀東除外）平、津、以及魯西豫北各一部。（三）中原解放區，包括蚌埠以東、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等地區。（四）山東解放區，包括徐州以北、滄縣德縣以東的山東全部。（五）陝甘寧解放區，包括昔日陝甘寧邊區全部，為共軍補給中樞。（六）華中解放區，包括蚌埠商邱以東、徐州以南、京滬以北等地區。（七）晉綏解放區，包括綏包晉西一帶。此外倘有若干「游擊區」，如陝南、浙西等地。因不在秋季攻勢範圍之內，故不詳及。

在秋戰三個回合中，主戰場多在上述（一）（二）（四）三個地域內，其中以山東區戰況最烈，華北區拖延最久，東北區戰場最廣。茲分述之：

（一）山東區：該區戰事雖歷時二旬，實際上，大舉高潮不過八天。（九月十五日｜廿二日）共軍陳毅部投入該戰場的兵力，除兩廣，渤海及新十一縱隊等精銳外，總數為十個縱隊，約二十萬人。國方原駐濟南有八十四、三十七、七十三、新二等四個師，及五個保安旅，其後由青島空援一個新軍師，共約七八萬人，再加上地方團隊，總數約十餘萬。論起軍力對比，國方不及共軍。但勝敗關鍵，倘不在此。根據前述共軍戰略，我們認為政府不幸失策的原因，至少有三點：第一、政府明知濟南已係「死子」，既不打算另做活眼，以為呼應，又不設法「延氣」，另爭全局，徒守徐州門戶，保衞京畿，與洪秀全困守南京何殊？第二、事前已失策，事發又陷被動，使當時採圍魏救趙之計，一面重入沂蒙，一面進兵晉西，則濟南縱失，倘有收復之望。第三、當局素善「將將」，但不善將其所將將之將。甚至利用部屬矛盾，以圖控制。此種策略用於平時倘可，一過戰時，未有不敗。吳化文叛變，即為車鑒。

（二）華北區：該區主戰場在太原。太原自九月底即有戰事，十月六日後趨緊。截至目前，倘在城郊搏鬥。共軍投入該戰場的兵力，有第四、七、八、十三、十五等五縱隊，及七個以上野戰旅，約十五萬人，由徐向前指揮。其後賀龍又率部五萬增援，總數當在二十萬人以上。守城國軍原有十四個師，但自第四十四、六十九兩軍損失後，所餘不逾五萬人。中間雖由西安空援兩師，與共軍實力對比，相差極遠。然廝殺逾月，相持不下。前面已經提到，共軍對於太原，係「攻取」與「困取」並用，一面消耗守軍，迫閻屈服，以保全城內工業設備，（城內兵工廠、洋灰廠，鍊鋼廠，均未破壞），一面吸引援軍，誘之深入。國軍可以援晉者，南路賴胡部空運，東路賴平保進軍。胡部已因彭王合圍陝東，不能他調，平保綏受聶部牽制，亦未能遂離。最近雖有南下援晉之說，只能祇為傅氏鞏固平津之新部署，謂之援晉，仍嫌鞭長莫及。

此外，察南，平北一帶，於十月初旬至中旬，曾有小規模接觸。其目的只在策應遼西。牽制冀熱援軍，故不逾旬即告結束。綏東在十月下旬戰事較劇，共軍先後攻佔集寧、涼城、興和、陶林、托縣等地，繼以包頭撤守，歸綏就完全孤立了。

（三）東北區：就整個秋季攻勢而論，國軍損失最大的，當推東北戰場。自上月八日至記者執筆為止，時不匝月，東北竟全部易手，非但出乎當局意料，即連共方將領，恐亦不無「徼倖」之感。然考雙方勝敗之道，依舊繫乎戰略上的決策。

然則，當局失策之處何在？我們認為：第一、臨時躊躇，守棄不定。在「觀察」五卷十期內，記者就指出當局的「雞肋」心理。夫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一經決定，便不容踟躕，而當局自始至終，並無定算。既缺乏「背城借一」的信心，又沒有「壯士斷臂」的勇氣，甚至旅進旅退，且戰且走，予人以可乘之機。第二，明於料己，拙於料敵，當局堅信「新軍」實力的優越，緬懷「遠征軍」的榮譽，以為內外增援，至少可以支持一冬。不知新軍缺乏經驗，不服水土，比之林彪土著，先天的即佔不利。共軍致勝的要素，正是國軍失敗的原因。大戰開始，共軍即決定先取錦州（錦州既得，瀋長不攻自下。是故遼西一戰，共軍傾巢來犯，聽憑國軍「突圍長春」，「打通遼南」，在所不問。等到錦州攻陷，然後坐取長春，進兵瀋陽，不知省卻若干氣力。

局勢演變至今，對於政府，顯屬不利。於是一部份「中間人士」和國民黨的「開明份子」，有「重開和談」之說。姑無論共方是否接受「和談」，即令接受，其所提出之條件如何？政府「容忍」之程度又如何？明眼人以為「東北易手，不能逼垮政府，正如延安攻下，不能屈服共軍一樣。在當時共方所採策略，是「保持實力」，「促成量變」，今日政府所考慮者，「苦撐待變」而已。既然苦撐待變，「變」的途徑不外乎「對內」與「對外」兩種。對內的「變」，兩年來，人民已經看夠，由訓政變憲政，由法幣變金圓，變來變去，越改越糟，甚至政府對於自已的「變」，也失去信心，因此，再要談「變」，只好限於「對外」了。對外如何變法？無非是想「變內戰為外戰」，「變單獨作戰為並肩作戰」。我們今不問此種心理是否正確，我們只問此種「變」法是否可能。許多人眼巴巴望着的杜威，現又落選。其實杜威當選後，不見得馬上請蘇聯吃原子彈，所謂「當事人不急，急煞旁觀者」是也。不過國事至此，終須一變。我們祇好靜觀待變，且看如何變法。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訂閱價目 一次先收金圓三十元，照售價七五折

觀察航空版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一元五角 台灣版每冊售台幣2500元）

本埠分銷處 五洲書報社